




一陣狂風

楊蔭深著

上海
光華書局
印行



一陣狂風

楊蔭深著

上海

光華書局印行

1926

YANG IN SHING.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髡彼兩髦，實維我儀。
之死矢靡它！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
髡彼兩髦，實維我特。
之死矢靡慝！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序

現在的劇團實在太荒涼了！許多自命爲戲劇界的忠臣，以前確實有過偉大的貢獻的，如今都搖身一變攢到銀幕中去，不是當導演，便是做主角，戴上一個明星的頭銜。誠然，在這舉國對於電影狂熱達到沸點的時候，誰還願意在荒涼的劇團中工作呢？有之，也無非幾個不甚得志的朋友罷了。

楊君蔭深，雖然不是一個不甚得志的朋友，但是因爲他生性孤僻，不投時好，終於被詐僞的

社會所摒棄。我們在他那篇影戲與社會之關係——民新影專的國文試題——的論文裏，就可以看出他對於社會的反抗精神，是很熱烈的；他說：『試想現代的社會，是怎樣的殘酷呀！一般的人們，都是在裏面做地獄生活的奴隸。我們當高豎旌旗，大喊一聲：把影戲來改革這萬惡的社會！』

楊君曾在上海美專用過苦功，他的繪畫據幾個內行說，却有創作的天才！可惜不在『模特兒』方面努力，所以至今還是一個無名的畫家咧。他又嗜好戲劇，讀過劇書很多。最近編了一個名叫一陣狂風的劇本，取材於民間傳說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結構，對話，敘述，體式各方面都不錯；並且還可以搬上舞臺去排演。我讀了一過，立刻感到熱鬧；同時鼓起我編劇的興味不少。因此，就提起筆來替牠寫上幾句，作為介紹的意思。

徐公美 二六，八 一三。

寫在卷首的幾句話

我祇有慚愧，我祇有惶悚，不是嗎？像那是一般老作家所不肯允許，可以攬進一步在出版園裏佔了一個小小位置的我，現在居然大膽的把我不倫不類的東西出版了，這不是要使我對讀者說聲『慚愧』？又不是要我自己『惶悚』無地嗎？呵！你倒會幹出這種的事情來呀。

似乎這是一個刻板的公例，一般出册子的作家，必先要經過了一個過程。這就是一個作

家，先要靜靜修養，等到有其程度的時候，方才
可以下筆寫些作品。起先要投到雜誌上，附刊上
去發表一回，漸漸讀者有些知道你的尊姓大名，
那末，到那時你開始有你去逛出版園的資格了。
自然我是大違這一個公認的公例了。

但是我可以自信，我的作品固然是幼稚的，
當我寫這一篇的時候，我是用手執着筆來寫我
心裏所不可抑的話的。我斷不是像有許多的作
家，很命的用腦子來做。所以我自信這個劇本是
真正的創作，我想我有這樣的真情托付于這篇
裏，我把牠出版，也不負讀我這篇的人們的白費
幾許光陰吧！

現在再讓我把這篇劇本的一些經過說一
說：

那是暮春的一個晚上，太陽已經西沈的時
候，在校無聊，就獨個的跑到 C 書社去看看有沒
有新的書出版。一到那邊，以玻璃櫥外面看過
去，就可看到美麗而且生疎的封面，顯然有許多

新書到了。但像我的窮鬼，祇有想買的念頭，可沒有好買的權柄了，眼瞪瞪的祇有望望而已。其實這樣的我，已可和書局脫離關係，斷絕來往，可是我究竟怎樣的肯這樣來幹呢？

好了，新的書總莫他過眼福一次。默默的出來，剛巧對面的一月小書攤，用盞煤油的黃燈，靠壁交易。平時是斷不會引起我注意的，今晚也許因為看了新書買不到的苦楚，要想到書攤裏去訴苦了；『呵！究竟還是你們呀！不過是幾個銅子就可以換得一本呢。』

也是同樣的目光去看那一排一排所列的書籍，但是我胆子大得多了，我有力量會去拿書來細看牠裏面的約略的內容了；我當時看的就是那冊『梁山伯祝英台全本』。

在我未看這冊裏面頭一句話之前，我就立刻的想起在家時，常常聽到人家說起的梁山伯故事和航船裏瞎子先生唱起的梁山伯新聞，這樣一連起的想來，不能不使我出了十個銅子來

買一冊了。歸來拋開別事，一氣看完，真是一段大好情史，確是那時我已有要想把這段編成一個悲劇的念頭，但是總沒有膽子來寫。一直等到有一天，偶在K書局買了一冊沫若先生編的『三個叛逆的女性』，我敬敬的把牠讀了好幾遍以後當時就想要完成還有一個叛逆的女性——蔡文姬——頓時就想起了好幾天前讀過『梁山伯祝英台全本』以後的想頭，于是就決計的想編了。總共廢了十幾天的功夫，編成了這樣的三幕。

現在我很感謝沫若先生，一來他替我引了編這篇劇本的動機；二來我編的方法，也都採取他的。我極希望沫若先生諒我的因襲！

全劇編完之後，我就想命這個劇的名稱，但是想來想去總無一個適當。總莫過了一夜的靜思，攢出了這個的名稱：『一陣狂風』。當我從腦裏攢出這個劇名的時候，我真是了不得的歡喜，因為這個劇的焦點就是一陣狂風時候，他們

倆的相會。可是被一位朋友看到這個名稱，以為是我去套取西林先生編的『一隻馬蜂』了，收束也是一樣的；其實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那篇劇本，不是那位朋友提醒我，恐怕我依然莫知，而一般讀者，也許有像我那位朋友的誤會說法，那可真冤枉我極了。

同一的時候，也有許多朋友反對我劇本要用這樣的編法。他們的理由，就是說我這個劇本只可以看而不可表演，是失了劇本原來的意思了。但是我以為一個劇本在舞台上去表演，是要演員去表演的。劇本雖要寫各種表演的動作法，但也可以稍稍忽略一些，因為我們在語言中就可以探得各種的表情了。所以我不贊成演員去抄劇本的一舉一動的。至于說話方面。像這個的，雖然多帶文學氣味，不是普通的一般話，但我又以為演員可以不要句句背劇本的語詞，祇要明白了這一段劇本裏所說的大意，話是可以改變的，譬如說：『愈其是說真實的人，反而是

虛偽的』，改起普通說話時，可以說：『越說是不做假事的人恰是假的』。同樣語氣方面一有男女老幼關係，有職業不同關係一也可以隨各個的區別而改變。所以我全篇所寫，是沒有語氣分別的。我每每看到人家編的劇本有分語氣的，總覺得厭其俗凡，我所以看了好幾遍『三個叛逆的女性』，也正是爲了這個的緣故。

末了，我謝謝光華書局不以我爲後進的處女作，居然允我以出版！我更謝謝我的老師公美先生肯替我作序！

十五年七月十五日自序于上海民新



他們就以爲愛戀是極猥污的舉動



這是枯井裏的吊桶嗎？



我是被他們強縛着，深拮着。



究竟我不是一個泥塑木雕的偶像呀！



太陽兒在天空哩！蝶兒在戀花呢！



牡丹花早已凋謝了。



于心是何忍，于理是何在。



去你理想的樂園去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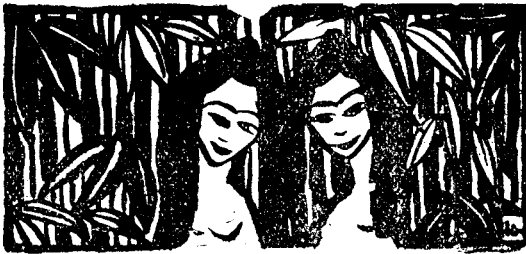
愈其是說真實的人，反而是虛偽的。



我愛啊！我來救你。



第一幕



登場人物：

梁山伯 祝英台 樵夫

地點：

杭州城外的一帶

時間：

某年夏天的一日

佈景：

舞臺劃分三條路，第一條靠近中央有一座山叫做「紫金山」。山上茂林參天，有新可伐。靠左一道矮垣，色磚粉紅，看去是富家的圍籬；牆上倒懸石榴無數，都已成熟可摘。第二條中央一條河，無橋可通，河裏却有一對美麗的鴛鴦在遊。過來靠右一土地堂，中坐二泥塑神，堂旁有一條石槌。轉彎是第三條路，過來靠左爲十里亭；亭中有石槌石几。遠景都是崇山峻嶺，樹木森茂，隱隱可見山路，迴繞如羊腸然。其時爲早晨時光，各處都已受到太陽的溫柔光綫了。

開幕時，梁山伯和祝英台，徐徐從左邊的第一條路走來，那時有個樵夫，在紫金山上砍柴。

英台 (用目回顧一會) 梁哥哥!你看!四邊一個也沒有人在走哩,

山伯 我早對你說過,叫你遲一息來;可是你偏偏要早來。

英台 啊!梁哥哥!你可知道游子對於歸家之心是多大的切呀!你也難怪我的心急;但是也不能不使我不急呢。

山伯 急,固然是要心急的;但是如你,似乎出於意外了。你今早起來,連我一些也不知道;不是你叫我,恐怕我是送不着你呢!

英台 這是你自己要貪睡。

山伯 哇!是我貪睡嗎?真的是我要貪睡嗎?我不知你是五更起來,還是四更起來,你這樣早得出乎意外的早,難道平時的睡眠,就要到那時起來嗎?好弟弟!你可說是我的貪睡,那末,今早師母也不會說你起得這樣早哩!

英台 梁哥哥!讓我們現在來說別的吧!

山伯 (很快的插入) 好弟弟! 你可真無話可以駁我了。哈哈!

英台 (帶笑) 我就承認我是心急得過於的。

山伯 那你說, 讓你說你要說的話吧!

英台 你聽! 讓我們各個都吟一首詩, 再來下山吧! 在未吟以前, 我有個比方對你說, 就是你如果能夠領會得到這首詩的真旨, 那末, 一對夫妻就好配成功了。我是希望你能夠領會得到這首詩的真旨呀!

山伯 咳! 弟弟! 你不要說別的無聊話呀! 自然我是贊成的。那末你先吟一首吧!

英台 (吟詩) 先生門前一棵柳,
一對書生下山林;
前頭走的梁山伯,
後面跟的祝英台。
梁山伯與祝英台,
前世姻緣配得來。

山伯 咳! 難道這可算是詩嗎? 這可是你的夢囈

哩！

英台 那裏算不是詩？我以為詩，只要是從心裏洩出來的就好了。梁哥哥！現在請你吟吧！

山伯 我不願，我不願吟像你那種猥褻的詩。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你把我的名字放在你的詩裏？我不願，我真的是不願。呀！

（似乎有些不快的神氣）

英台 哇！這個嗎？梁哥哥！請你不要誤會吧！那是我的一個比方，我不是明明對你說過，我是比方的。你總可記得我們書房前，不是有一棵碧青青絲條條的枝柳嗎？還有我們天天可以聽到的一對花斑斑的鳩兒，嗚嗚的在柳枝上叫個不休，那一隻雄的時常對着雌的點頭；我就是借這個來比方好像是我們的一樣。

山伯 好弟弟！請你不要談這種使我掃興的話吧！我們只管走向前去，前面不是有蒼

翠翠的青山，還有碧溜溜的綠水嗎？我們快去吧！去領略那自然的美景。這個極好的機會，我們不要錯過呀！吟詩我們下次在書房裏再吟吧！

英台 那也好，不過——（似乎有些掃興的樣子）

山伯 不過什麼？好弟弟！你不要見氣呀！我們要說的話，到前面也好去說吧！

英台 ……………

（兩人行過紫金山麓）

山伯 好弟弟！看吧！那邊山上不是有個樵夫在砍柴嗎？

英台 哦！砍柴。（轉喜）你可知他砍着是爲什麼？他砍着，恐怕也像你送着我行的一樣；他家裏有他的妻在等他回去呢！

山伯 你慣常說這種話做甚麼，我的耳朵不歡喜把牠收留起來。好弟弟！你千萬不要見氣呀！

英台 我是不會對你見氣的，你放心吧！不過我

本來是個多嘴的，我看到一樣東西，我嘴裏總是不肯允許我不說出來的。

山伯 不必多講吧。你想這座山是叫做什麼山呢？好弟弟，我倒要問你？——我聽到人家說，這座山裏有一個很美麗的花園，園裏百花都齊，獨缺一樣牡丹花。我真不知道這個園主，爲什麼不把那種富貴的花王栽起來！

英台 這也許那個主人是個隱士，不歡喜那種富貴的花吧！

山伯 對呀！在那深居山林裏的人們，都是修道養身的隱士，怪不得他們是不愛那種有富貴氣象的花的。我可以說，他們絕對的反對，就是那般貪富乞貴的人們呀！

英台 你愛那牡丹嗎？梁哥哥！你要，那是我家裏很多的。你就同我到……

山伯 好弟弟！你說的是什麼？爲什麼一息兒就不說哩？但是我，我是要學那隱士的風

度，我不愛那種使人驕侈的牡丹花。哦！
你難道忘了嗎？我問你的一句話。

英台 哇！那嗎？（以手指指山）那恐怕就是紫金山吧！

山伯 啊！你真聰明，你還記得，我委實是自己忘記了來問你。哈！哈！我們再到前面去吧！

（兩人徐徐走過紫金山麓。那時樵夫已好退場。）

英台 （過來見有一朵奇異的花在路旁，即止步俯拾。）梁哥哥！你可認識這是什麼花？（將花提給山伯）

山伯 （拿花過來，以指弄花。）這花好像獸爪，恐怕就是龍爪花吧！（仍將花還給英台）

英台 （弄花）好一朵美麗而且奇特的龍爪花呀！我雖然對你是生素的，我雖然和你物各其類，但是我現在要認你是我父親的女人了，你是我的親愛的外爺爺呀！（俯身拾得一粒金豆子）好一粒圓而如黃金般的豆子呀！你可是我弟弟的小舅了。（俯身又拾

得一塊骨皮)好一塊骨皮呀!你可就是我妹妹的小姨了吧!

山伯 (很驚奇而帶討厭,以手拉住英台。)好弟弟!你在發瘋嗎?還是變狂?你真的,還是討我的便宜?唉!好弟弟!你不要說這種發癡般的無聊話呀!

英台 這是你不能阻住我的,我是要說我自己的話啊!

山伯 唉!.....

(其時台後有一種喊「賣西瓜」的聲音)

英台 梁哥哥!你有聽見嗎?那邊在喊賣瓜呢!
(間了一息,「賣西瓜啊!」「賣西瓜啊!」的聲音漸漸响近來。)今天天氣好熱呀!待我去買一個來解解渴吧!(欲趨前,山伯拉住)

山伯 不要去買吧!我們一面要走路,手裏再捧着那種笨重的西瓜,好不討厭呢!我們還是到那邊有亭子處去憩憩吧!(以手指前面)

英台 聽說人家說那種瓜,是常年會生的,比不

得別的祇到夏時會生。

山伯 瓜不過是瓜吧！好弟弟！我們前面走，瓜不過是瓜吧！

（英台很失望的，只得和山伯走去）

英台 （走了一息，又住步俯身拈一朵花）梁哥哥！我想這雖然是野花，但是牠的美貌，可以比得上芙蓉。牠的香哩，恐怕玫瑰也不過如此吧！

山伯 唉！我總奇怪你的心理了。真的嗎？難道那種隨地皆有，不值一錢的野花，也可比得上芙蓉和玫瑰嗎？如果照你說，芙蓉不能成其為芙蓉，玫瑰不能叫其為玫瑰，一切的，一切的花，都可以算做是芙蓉和玫瑰了。

英台 我不信，芙蓉和玫瑰是有這樣的高貴，你也太把野花看得這樣的輕了。

山伯 不要說吧！我們只管走，走，走。

（英台又是很失望的隨著山伯走）

英台 (到了一道矮垣面前) 梁哥哥!你看到嗎? 這牆上不是有許多石榴掛着嗎?(用目回顧一會) 橫豎這息沒有人,我們來摘幾個喫喫吧!

山伯 好弟弟!不要去摘吧!物各有主,我們難道看見沒有人,就可以去偷取嗎?

英台 呵!這個嗎?這恐怕是荒山裏無人主管的山莊呀,我們摘下幾個也何妨。

山伯 荒山自有荒山主,山莊亦有山莊人。我們憑着良心做事,不要去摘吧!好弟弟!我們再走——哦!你難道此刻忘却你回家的心急嗎?

英台 當是這句話,我是爲的是一個與我同走……

山伯 走,走,走呀!

(兩人由此轉彎走第二條路,漸近一條河來走)

英台 (看見一對鴛鴦在河裏遊着) 好一對相親相愛的鴛鴦呀!這好比是我和梁哥哥的一樣。

(頓然的想到，我從那裏可以渡過這條河泥。)哦！
梁哥哥！恕煩你了：我忘脫一個字，我要
問你。(以右手的食指作寫在左手的手裏。)

山伯 這個，我倒也忘記了。

英台 梁哥哥！那只好煩你到先生處去問一聲。

山伯 你此刻問他作甚？你下次回來問先生吧！

英台 梁哥哥！我歸家，父親要問我那個字的。
因為他在我未來之前，他就告訴我這個
字來問先生的，後來我竟忘却了；現在不
去問，我恐怕要被父親責罵的。梁哥哥！
你代我去問一聲吧！我就在這裏等候你
去了回來。好哥哥！你就允許我這個請求
吧！

山伯 那你就候我在這裏，我去了。(由原路下)

英台 好生我把他騙走了；

(英台就偷偷地把鞋襪脫去渡過河。到彼岸，便把鞋
襪套好。從衣袋裏摸出一條手巾來，故意留在地上。)

台 唉！天啊！天啊！莫非你不要成就我們的

姻緣嗎？怎生他本來是一個極伶俐的人，今早會變得這樣的呆笨了。我這樣的對他比方，那樣的對他作喻，他總歸是莫明其妙。他爲什麼這樣的依然如故的相信我是他的弟弟，可不是他的妹妹嗎？唉！天啊！我如果把這直說出來，恐怕……（下淚，四顧一會）唉！我家裏有我的父親，我早是對父親發過誓，我是不用虛偽的手段來欺負我的父親的。這可是正因爲了此，不能成就我們的姻緣嗎？天啊！我想兩性間用真摯的熱情來相愛，總不是一種猥污的行爲吧！但是父親他老人家，懂什麼是戀愛呢！他們就以爲戀愛是極猥污的舉動了，是野蠻人的行爲了。唉！天啊！你可知我的心嗎？我是始終的愛他，我是爲着舊禮制的束縛，不能用我的言語來表示我的愛他，他可知道我的心嗎？怎麼他是這樣的不以爲意呢？（俯視地上的手巾）這

一方的手巾呀！就是我今朝給他的一個媒證，不知他能領會得到嗎？（俯身將手巾拾來）好一方白紗紗的手巾呀！你現在願做我們的介紹嗎？我想你一定是願的，你是同我在一處，已經有了好多年了。你是我的心呀！你能把我的心弦傳給他聽嗎？…
…（突然台後有一種咳嗽的聲音。英台疑是山伯來了，卽住口將手巾放在地上，掉首回顧，却不見有人。）

英台（很驚奇的）這是什麼聲音，他回來了嗎？
……爲什麼沒有人呢！

（移時，山伯自原路上）

山伯（走近那條河邊）好弟弟！唔！你倒會無理的取鬧我。

英台（正在疑思間）哇！梁哥哥！你回來了呀。你快渡過河來！

山伯好！我中你的計了！中你的計了。

（山伯赤足渡河）

英台 哈！哈！梁哥哥！你說什麼中計了，中計了，那個字可讀是什麼？

山伯 （上岸）咳！你還問我，我中你的計了，中你的妙計了。

英台 你快講來給我聽！莫非先生連這個字也不認識嗎？

山伯 哼！（從衣袋裏摸出一條紙來，上面寫的是「享」字。就是英台所問他的字。）我問你這是什麼字？

英台 咳！是我問你。

山伯 問我，我不是先生。（瞥見地上一方手巾，就俯身拾來）好一方白紗紗涼閃閃的手巾！好弟弟！難道你沒有看見嗎？你倒被我先撮到了。

英台 即使我早撮到，也送給你的，我希望你拿去好好的珍藏。

山伯 自然，這樣好的一方手巾，我是極其愛牠的。（以巾觸鼻）香啊！香啊！

英台 (暗喜) 梁哥哥!你看,那邊不是有一隻漁船來了呢?那船不住的去撞岸,這岸可不會去撞船嗎?

山伯 自然這岸是不會撞船的。

英台 岸不撞船嗎?那可真是和哥哥的一樣了。

山伯 你看見沒有,前面有坐處呢?我們去吧!且到那邊去坐息吧!

(兩人徐向土地堂行近)

英台 看啊!梁哥哥!土地堂裏還有一對金童和玉女;我敢說金童好像是你——哥哥。

山伯 不像,不像。

英台 我不是說你的面貌像金童,是比方你像金童呀!梁哥哥!我看他們日裏飽受着香烟,可不知他們夜裏可以同床嗎?

山伯 咳!你呆了嗎?木雕泥塑的東西,可比不得是我們人呀。

英台 比不得我們嗎?我看你——梁哥哥!不要見氣吧!你和他們真是差不多了。

山伯 嘿！你說的是什麼話？好弟弟，你把你的哥哥變做是木偶嗎？

英台 不是，我是比方呀！——你看！桌上還有一副小小的筊筊呢，讓我們拋拋看吧！

（英台將筊筊拋下，分一陰一陽）

山伯 你真有福運，人說拋了一陰一陽是最好的。

英台 我那有福運。我倒想這個陽的是梁哥哥，陰的可屬是你的弟弟了。

山伯 哈！哈！咳！好弟弟，人說陰是比不得陽，你難道願取不好的陰嗎？

英台 我真的歡喜陰，陰。

山伯 讓我也來拋一下，（拋下全陽）唉！雙陽平平過。

英台 我早說你是陽呢。

山伯 （見石槌）我們就在那條石槌上坐一息，我真的爲你走死了。

（兩人就坐在土地堂旁的一條石槌上）

英台 你想，泥塑木雕的，有莫有配做夫婦的？
我想是有的。

山伯 我不信，我不相信有這種的事情。

英台 你沒看見嗎？（起立，指土地堂裏坐的土地公和土地婆。）這不是土地菩薩的一對夫妻嗎？牠們已經到了這般老呢！

山伯 哈！哈！這是我們人們替他這樣塑的，牠們那裏會自己來配合，莫非你曾經看見牠們配合了。哈！哈！

英台 不是我說牠們自己會配合，我是說牠們也有像人們的配合罷了，那我想是不會沒有的吧？（仍回坐原處）

山伯 那自然是有的。

英台 真奇怪，我每每總覺得奇怪，一對雌雄的鳥兒，牠們在一夜裏，就可以產下幾個卵來。

山伯 那自然，牠們不是這樣的生殖，簡直要亡種呢，這所謂「生存競爭」。

英台 那末，照你說，我們人類爲甚沒有這樣生殖的能力，會不會就要亡種嗎？

山伯 人嗎？人是萬物之靈，統領萬物之長者，我們是宇宙間的主人翁，難怕是這些吧。

英台 我又奇怪起來，我們的三年裏……（紐住口）

山伯 我看還是再走吧！（起立欲行）

英台 （恨極）這是枯井裏的吊桶嗎？爲什麼這樣的提不起來。可真被什麼東西攔住了，攔住了嗎！

（兩人同行在第三條路上，直向十里亭去。）

山伯 好，對面不覺是十里亭了。

英台 梁哥哥，你可知道墳裏住的是什麼人？

山伯 是死人。

英台 活人呢？

山伯 在屋裏。

英台 活着的死人呢？

山伯 我可沒有聽到過。

英台 這裏就有一個。

山伯 那裏？

英台 旁邊。

山伯 我看不到，莫非你在說鬼話嗎？

英台 我從來沒有說過鬼話的，你沒有看見也
吧！我最恨的是活着的死人。

山伯 （走到十里亭）好弟弟！現在我們已到了十
里亭了。我想我就是送你到千里亭，也要
有一次分別的，現在讓我回到書館裏去
吧！

英台 （握住山伯的手）唉！梁哥哥！你真的要和我
分離嗎？我是不能阻住你不和我分別，真
如你所說到千里亭也要別的；不過你要
記得，請你切切不要忘却你的弟弟呀！
（下淚）

山伯 （不禁也下起淚來）好弟弟！別離是人情之
常，請你也不要過於悽切吧！我何嘗要
和你分別，但又不能不和你分別。唉！好弟

弟！你放下心吧！我們將來總有一日重會的，除非我已不在這個世界裏面了。

英台 別姑別吧！但是……（決然的）我對你說吧！（又不能）好！說出來吧！我對你說吧！梁哥哥！我現在把我臨別時的一番知心話說給你聽吧！我有一個妹妹在家裏，她今年剛是十六歲了，她也是像我一樣的歡喜讀書。記得父親不允許她，她就假扮男子，要求父親允許她，並且對父親發了誓。後來父親允許了，她就喬扮一個也像我一樣的男子，到杭州去讀書了，現在恐怕她也要想回家哩！今天我對你說，我的妹妹，和我同樣面貌的妹妹，我代她許配給你，請你不要忘却這麼一回事呀！你過了一月後，就好到我家裏來說親；但是你來要來得快。否則，我的父親是極專制的一個人，恐怕你來了是白白枉費心了。如果錯過了的話，那你是休要埋怨我呀！

山伯 (似驚似喜) 好弟弟! 承你一片多心。令妹既然許配給我, 我准待一月後到你家裏來的, 我不娶來她不嫁。

英台 永交天長地久恩。

山伯 好弟弟! 我倒忘問了尊府在祝家村那裏?

英台 敝舍就在祝家村玉水河邊。那裏有牌坊和高樓, 走過了吊橋, 再上了馬台門樓, 那就是我的家裏了。唉! 梁哥哥! 我家裏的後園, 有一棵很好的牡丹花兒。色鮮豔的, 貌亭亭的, 真是開得人家稀有。我現告訴你, 你快些來就可以採去玩玩。如果遲來的話, 恐怕早已被人採去了。請你快一些來呀! 更不要怪我不採下來藏着給你, 因為這是由我的父母的主權呢!

(兩人依依別, 幕徐徐下)



第 二 幕



第一場

登場人物：

祝英台 梁山伯 梅香

地點：

鄞縣西祝家渡祝府家裏。

時間：

和第一幕相隔一日

佈景：

英台的綉閣，裝設得很華麗。靠右一張讀書檯，檯上文房四寶都齊；還有幾冊書本，疊在檯之左角。檯旁一旋椅。後面沿壁置一臥榻。榻之右手一書櫥。左壁有戶可通外。中央有紗窗，窗外園景隱約可見。窗下置一長桌，上面放着許多的古物。窗上有一幅幛披。兩旁有聯。在中央的左角一梳粧檯，檯下一圓凳。

開幕時：英台女婢梅香，獨個在整理東西。

梅香 (且整且說) 小姐昨天剛才回來, 不知爲什麼, 他面上總是浮着一層愁容? 我真奇怪, 她們做了富家的小姐, 還有什麼的不舒意? 比不得是我們呢。(過了一息) 她衣裳既是這樣的舒意; 吃也不用說, 餐餐是山珍海錯的; 空了又好看書, 煩了又好到後園去消遣, 我不要像小姐那樣的福享, 只要比現在再好一些就很滿足了。(問) 唉! 小姐還不滿足, 做人真是千層餅呀! 這真是「人心級級高, 天高不算高。」

英台 (在台後問) 梅香! 梅香! 你室裏整理好沒有? 我要進來呢。

梅香 小姐! 你進來好了, 我早已整理好了。

(英台懶吞吞的從左戶進來)

英台 唉!……

梅香 小姐! 你爲甚這樣的嘆氣? 難道這裏還不舒服嗎?

英台 唉! 梅香! 我不是說不舒服, 我是……

(英台在旋椅上坐下，梅香佇立她的後面左首)

梅香 你告訴我聽吧！小姐！

英台 梅香！唉！你那能知道我的心創事呢！

梅香 你有什麼心創事？小姐，你告訴我吧！我或者會把你的心創融解起來。

英台 (沒答，只管自己嘆氣自語。) 唉！你現在還知道我的心嗎？我是怎樣會忘卻你！

梅香 咳！小姐！你究竟爲的是什麼？快對我說說吧！你這樣的自悲，老相公得知了，又要說我侍你不好哩！

英台 咳！梅香！我現在就從實的告訴你吧！實在也使我不能不對你說一下。你知道我在杭州念書的時候，唉！……(以巾掩眼)

梅香 咳！小姐！你不要這樣呀！老相公聽到了，可真了不得呢！

英台 唉！我在杭州念書的時候，有一位和我很愛好的同學，他是姓梁叫山伯的。我是早和他在草橋相遇結爲兄弟，他是一個極

誠溫的人兒呀！

梅香 後來呢，小姐？

英台 後來——我起初是很對他避嫌的。記得屢次被他識破的時候，我總是用計飾他的，他也就信以為真。唉！你想，他不是一個極誠溫的人嗎？

梅香 真的，這樣的人真是有道理的讀書人呢！

英台 但是，梅香，我的心早已歸給他了，我的良心，我的慾望，都不能不使我對他說，所以我昨天和他別離時，我就借物來調戲他，可是他總歸是莫明其妙，我於是故意的騙說我的妹妹，要他來說親，你想他怎時會來呢！

梅香 那他或許就會來吧！

英台 來吧！恐怕他是過於誠溫不來哩。

梅香 小姐！那你敢然對他直說，

英台 （頓時又悲，無言作答。）……

梅香 小姐！你不要這樣過悲呀！固然你是在想

他，可是他那裏在想你呢！我勸你還是丟開了吧！

英台 唉！你真的那裏知道我的心呢！縱然他不想我，難道我就也不想他嗎？愛，難道一定要兩方都有這個的心意，方才可以成立的嗎？我不信，就是我一個，我也要單愛他的。

梅香 （默默不作答）……

英台 那個會知我的心呢！那個會知我的心呢！……（大哭）

梅香 （用右手撫英台胸部）唉！小姐！小姐！我是曉得你心的，你的心我是曉得的。

英台 你是在欺騙我！你是在用假言來哄我！我不相信你現在是曉得我的心了。

梅香 唉！……（自語）叫我怎樣是好呢！（厲）小姐！時候已不早了，讓我去預備飯來吧！（將下）

英台 梅香！你不要去預備，我那裏還想用飯

呢！

梅香 小姐不要這樣呀！不說好要弄出病來呢！

（只管由左戶下）

英台 梅香！……梅香！……（起立，走近紗窗處，推窗遠眺。）唉！天啊！天啊！恐怕只有你能够知道我心裏萬斛的愁思和苦楚吧！（退倒臥榻上）我那能忘記你呢！唉！永遠是我的梁兄呀！你當知我家裏有醉信舊禮教制的父親和母親；還有我三從四德，願拋自己人格，喜做人家附屬品的哥嫂；我是被他們強縛着，深梏着，我的自由權，早已被他們統統所剝奪了。你可真到現在還不知我是黃花女粉粧玉琢嗎？你快些來呀！你不來可不是碎了我的心嗎？……

（哭啼啼的，漸入夢境。）

（梁山伯自外上，此時舞臺燈光全滅，僅合後用綠色之燈光暗射之。）

英台 （驚奇狀）哎喲！莫非是蒼天保佑我們可以

成緣嗎？（從榻上起來 目凝視山伯，面頓現笑容，但總帶些愁慮。）咳！梁哥哥！你來了呀！（向他撲去）我從那日在杭州和你分別後，歸來簡直是……（漸漸抬頭看他一面）你可想到我對你的真忱嗎！……

山伯 （兀立不動，漸以手握住英台手）自然我是知道你的。

英台 今天可是我們成緣的日子了。

山伯 咳！好弟弟！你是怎樣說來。（用目注視英台一會）咳！……（掉頭注視室內一週）你果是女子嗎？

英台 唉！梁哥哥！你難道還不知道我是……嗎？

山伯 （重注視英台一會）原來是我的好妹妹呀！
（兩人緊緊的擁抱着。）

英台 你今朝可允我的要求了嗎？

山伯 我那不允你，我是早有心於你了，你早爲甚每每用誑言來飾我呢？

英台 如今可不飾你了吧！

山伯 如今我允你了。

英台 唉！我底親愛的哥哥呀！你現在是我永遠的伴侶了。

（兩人長吻一會）

梅香 （在台後喊着）小姐！飯預備好了，你快來用飯吧！

英台 （不應，和山伯退在臥榻處，兩人並肩坐着。）

梅香 （仍在台後喊）小姐！……小姐！……

（此時山伯向外下，英台惺忪的醒來。舞台的燈光忽亮。）

梅香 （將進來）小姐！……小姐！……

英台 （還沒有醒轉，用目監視梅香。）梅香，你還敢進來嗎？

梅香 （即退下）……

英台 （方才醒得清爽）咳！梁哥哥呢！（用目週視室內一會）原來是一場空夢呀！（淚又淋漓）

（梅香上）

- 梅香 (畏進來) 小姐!……
- 英台 梅香!你爲甚不進來?
- 梅香 我怕小姐要罵我。
- 英台 我那時罵你過,你進來吧!
- 梅香 (始進來) 小姐不是在罵我嗎?
- 英台 咳!我那會來罵你,你難道侍我好多年了,還不知道我對你的心意嗎?
- 梅香 我曉得小姐對我是很好的。
- 英台 梅香!你在外面有好消息沒有?
- 梅香 有,我剛剛聽到老太太說,——
- 英台 老太太怎樣說?你快說給我聽吧!
- 梅香 哦!我忘記了。
- 英台 唉!你倒會饒舌。梅香!你真不告訴我嗎?
- 梅香 說了恐怕小姐又要起了一陣煩惱!
- 英台 咳!梅香!你願把我的煩惱埋在你的心窩裏嗎?好梅香!你只管告訴我吧!
- 梅香 我現在實對你說吧! 剛剛聽到老太太說的,說是有個說親的,來說小姐的親了。

.....

英台 (頓時想起,很快的插入。)莫非是……那個?
快!

梅香 那個,我倒不曉得他是姓什麼的。

英台 是不是姓梁?……

梅香 小姐,我真的不曉得他是姓梁姓楊,你要問,我就去問老太太吧!我回來來告訴你好了。(欲行)

英台 (拉住梅香)梅香!你不要去問,以下呢?

梅香 聽說是那個來說的,是把小姐……

英台 你爲甚說話慣是這樣的濡滯?你快說呀!

梅香 是把小姐配給馬員外第三公子文才相公了。那位相公,生的美妙,文章滿腹,他家裏又像小姐家裏一樣的富豪,小姐真是有幸福的人呀!

英台 什麼「幸福」?梅香!這可是真的嗎?

梅香 小姐!你不要動氣,是真的。

英台 真是可真的嗎?

梅香 是真的，就要送禮通帖了呢！

英台 唉！這所謂「幸福」的嗎？我還有什麼幸福呢！我的幸福，統統都被他們代我享受去了。父親呀！還有我底母親呀！你們固然是想爲你的女兒來謀幸福，但你們可不知道我的幸福，我一生一切的幸福都被你們所褫奪了。唉！……

梅香 小姐！你可不要這樣呀！這樣，那是我錯告你了。太太得知了，恐怕又要罵我不是呢！

英台 啊！你那是錯告我，難道他們做了這樣重大的事情，好來瞞我過嗎？除非不是關於我身上的事情。梅香！你太太在罵你的時候，就說小姐自己得知的好了。究竟我不是一個泥塑和木雕的偶像呀！——唉！父親呀！母親呀！你們固然是爲着你的女兒辛辛苦苦謀幸福，可是你們正是爲幸福而害我呢！我的一生是白白的枉費了。我

從此已做了你們的囚犯，永遠的，永遠的，禁在深深極層的地獄裏了。恐怕太陽也將不願和我見面了，星辰也將見我躲避了，風伯不對我開笑顏了，雨師將對我扮怒臉了，……唉！宇宙間一切底一切，恐怕都見我是可厭而避開。我的幸福是斷送了；我的幸福是永遠的送給了你們做我父親的和母親的了。我是沒有勇氣來向你們地方奪回來，我是不能用一種強逼的手段向你們地方奪回來呀！唉！我完了，我好了，我的生命是休了。

梅香 唉！小姐！我聽了你的話，我的心潮像怒濤般的湧上來了，我平時所不覺到的現在都覺到了。普天下多少的我們女子，是為父母們所誤了的。唉！這都是些那舊禮教的韮束我們，可惜我們都是弱者，依然的屈服于他們之下。但是我很希望我們的女同胞們，切切不要看像我們的懦弱，

快快的起來改革。——小姐！你也何必過于悲傷呢！

英台 這那能不使我悲傷！這那能使我不悲傷呢！我的幸福是斷送了！我的幸福是斷送了！……（破聲大哭）

梅香 唉！小姐！……小姐！……

英台 我的幸福是沒有了！我的幸福統統被他們所佔據了！……

（突然台後有種老媽的喊聲。）

聲音 梅香！……梅香！……你爲什麼到此刻還不把小姐的飯來搬去？你快來搬哪！

（英台只管飲泣）

梅香 我來……我來！……唉！小姐……小姐……快一些！快一些！要不好老太太得知了，又要挨罵呢！

英台 ……………

梅香 唉！你不！……你不要這樣！你不要這樣！這樣是要弄壞身體的呀！——我來了，我

來了，……（此時梅香欲行不能，不行又不可，很
寫極失措的狀態。）

（幕急閉，還聞喊來聲，應去聲，和懷楚嗚咽的泣
聲。）

第二場

登場人物：

祝英台 梁山伯 梅香

地點：

祝府之後園

時間：

和第一場相隔一月後。

佈景：

後花園的景緻：蒼翠的樹林，鮮艷的百花，都薄薄地鋪着溫柔的陽光，園景因此格外的美麗了。靠左有一座亭，額題「百花亭」三字。亭形六角，四面圍欄，兩面出入。亭中放一磚做的桌子，有二鼓式的石凳。亭前爲一池，四圍以欄，池水清清，游魚甚夥。池之右首，（即台之右首）一假山，下有洞，可通外院。山側有曲徑，蜿蜒可達前面之百花亭。

開幕時，祝英台獨個依着欄杆觀池中遊魚。

- 英台 (抬頭看了天空一會) 啐!啐!……
(又俯首觀魚，沉默一息。)
- 英台 (掉頭四顧) 梅香!……梅香!……
- 梅香 (在台後應) 來了。小姐!(即自右首曲徑上，走近英台身後，輕輕的拍了她的背。) 小姐!我來了。哈!哈!哈哈!
- 英台 (掉頭回視梅香一會) 咦!梅香!你有什麼歡喜的事情?今天爲甚這樣的開心呀?
- 梅香 小姐!哈!哈哈!(噙然又笑)
- 英台 (轉身握梅香手) 好梅香!你有什麼歡喜，深閉在你的心窩裏?你告訴吧!我想你一定不會把自己所管有的歡喜，不肯分些給你的小姐的。
- 梅香 呵!小姐!我自然是很歡喜告訴你的。小姐!他來……了。(用目注視英台的神彩)
- 英台 (一驚) 他——他他他，是那個?
- 梅香 我不相信小姐不知道他是那個。
- 英台 (現笑) 好梅香!(輕輕拍她的肩) 莫非是……

梅香 (很快的插入) 是你的梁哥哥呀!

英台 啊! (撲倒梅香身上。) 梅香! 可是真嗎?

梅香 真的, 真真的, 梁相公此刻正和老相公在廳裏談話呢!

英台 (起身來) 我去, 我去, (欲行) 我去看他。

梅香 (拉住英台行) 小姐! 慢慢! 慢慢! 老相公有吩咐, 說我先來報給你聽, 後來再去請他到這裏來。

英台 那也好, 那也好, 梅香! 你快, 你快, 你快就引他到這裏來吧! 你當想到我這息想和他見面的心潮, 已不能遏止了。好梅香! 你快! 你快! ……

梅香 我去, 我就去。(急步下)

英台 這不是做夢吧! 我可真的不是在做夢嗎? 太陽兒在天空哩! 蝶兒在戀花呢! 呵! (俯視游魚) 可愛的魚兒啊! 你們也有一日, 今朝可看到我的笑臉了。你們可已認爲我是在瘋的狂笑嗎? 我不是, 我不是, 我斷

不是在瘋裏的狂笑，我是心裏的愛笑呀！
可愛的魚兒啊！來！來！來！來對我仔細看
看，看我充滿着愛的笑呀！……

（山伯隨梅香上，梅香輕拍英台背，山伯躲在梅香
身後。）

梅香 小……

英台 （轉身）他呢？你在誑我嗎？

梅香 嘿！（忽啞然笑）

山伯 （現身）祝弟弟啊！

英台 （疑驚一念，忽向山伯撲去）是夢嗎？是夢嗎？

（全身顫慄）我底梁哥哥呀！（不禁下淚）

山伯 唉！好弟弟！我的好弟弟呀！（也下淚）

（此時梅香只呆呆立在他們傍邊視疑）

英台 你不要再叫我弟弟吧！你難道不知是你的
妹妹嗎？是我對你說過底我的妹妹呀！

山伯 （驚視英台一會，忽破聲大哭）呵！你是我的妹
妹嗎？你真是我的妹妹嗎？……

梅香 小姐！不要這樣，要弄壞身呀！還是到那

邊百花亭裏去坐坐吧！

英台 唉！梁哥哥！我們到那邊去吧！

（三人移至百花亭中，梅香下）

英台 梁哥哥！你看，牡丹花早已凋謝了，牡丹花早已給人家摘去了。

山伯 好妹妹！我現在就稱你叫做妹妹吧！你和我當初在長亭相別時，你不是說你還有妹妹嗎？

英台 咳！妹妹，妹妹就是你底妹妹的我。

山伯 你嗎？那是更好了，更好了。

英台 什麼是更好，我不是對你說牡丹花早已給人家摘去了。

山伯 我不愛牡丹花，我只是愛你。

英台 我，我，我就可算是牡丹花，我不自在的牡丹花呀！只好任人的採取。我是沒有力量可以干涉他們的，我只恨自己沒有像月季花兒的生了刺。

山伯 唉！唉！既然是你，那你是太不敢了。

英台 唉！梁哥哥！我是，我是真的辜負你了，但是你也不能洗去你辜負我的痕跡，你爲什麼不早到我父親處來說親呢？

山伯 固然我是辜負你，我也曉得你的心的，不過你也應當對你父親說，對你的父親反抗。

英台 反抗，反抗，唉！梁哥哥！請你恕我是一個不能反抗的弱者呀！你可知道現在舊教制下的玩古們是怎麼的有威風呀！他們處處是用着他們的利器來防遏我，你想我一個那能反抗呢！但我希望普天下的女同胞們，不是，全世界的青年們，切不要像我的畏却，我是希望他們能够羣起而攻之。那是我，或者會和他們都說一聲「退翻舊制」。

山伯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切齒的說一聲「萬惡的舊教制呀！你們不要再這樣的施行你們洪水猛獸般的手段了。你們

可想到，我們現在固然是沒有能力可以和你們反抗，但是將來呢，將來總有一日要和你們誓決一戰呀！你們的後步是可怕的呀！你們的後步，畢竟是可怕呀！」
唉！好妹妹！我現在是不怪你了，我只恨你的父親，我又恨你的母親，爲什麼說的是愛你而反害你呢？

英台 唉！對啦！他們明明當我是他們的心肝，却暗把我活活屍在死刑上面去。

山伯 死刑！死刑！我們難道任他們來來下死刑嗎？——我又要罵你的父母，太把你活活的去下這樣殘酷的死刑去。他們于心是何忍？于理是何故？他們的良心難道是沒有了嗎？怎肯把你這樣的枉費了一生！
唉！唉！怎忍心這樣的把你枉費了一生！

英台 我是枉費了一生！我是白白到這裏來了一趟！我是悔不敢千懇求萬懇求，懇求司胎神引我到這樣來！我那知這裏原來是

一座地獄，我先初以爲是一座樂園，享受不盡樂的樂園。——地獄呀！地獄呀！我是受了你們的欺騙了。我是忍不住這種的痛苦，我何必……（欲捐身投池）

山伯 唉！好妹妹！使不得，使不得，你的父親是知道了！你的父親是來了！還有呀，還有那假意愛你的母親也來了！你不能再想到你理想的快樂世界裏去了。他們知道你是脫楫逃了，他們是知道了！他們是來了！（強拉住英台）

英台 我還在這裏做什麼？我的苦楚是受不起了！我要……我要……（必欲投水的樣子）

山伯 真的使不得！真的使不得！你還有我呢！你還有你的哥哥呢！請你忍耐些吧！忍耐！忍耐！好妹妹呀！自殺原是一件最快樂的事情，因爲我們從此可以逃脫那個萬惡的世界了。不過如果個個都像是我們，那殘暴的舊教制，恐怕愈要殘暴得臺

延無邊了。我們當以身捐于我們的同情者，誓和他們下一決戰；萬一失敗的話，我們爲此而犧牲，那不是更加的快樂嗎？我們切不要爲自己而造幸福，我們當爲普天下和我們一樣的造幸福。你忍耐些吧！請你忍耐些吧！

英台 唉！我知道了！我想到了！梁哥哥！我們的婚姻依然是成立的；但是今生恐怕是萬萬的不能了，我們來生……唉！梁哥哥！我們黃泉下總可以任我們的自由了。

山伯 說起了這個，妹妹！我早已決定了。今天就是我的嘗「愛」的佳期了。我的目的是達到了，我是朝得愛夕死可矣。什麼是婚姻？什麼是夫妻？這都是形式上的虛名。我們已有了真實的「愛」，一切便都成立了。我死了的靈魂，是也可以安慰了。

英台 委曲你的哥哥！委曲你的哥哥！我想在尚

剎那間的「愛」，固然是能把你的心靈安慰了，欲望滿足了。但是只這一剎那間呢！只這一剎那間呢！

山伯 我們只要有一剎那，就是百萬分之一的一剎那，你是可以把我的全身是像洗了一回澡一樣了。一切的煩惱，苦愁，我都被你洗去了，我從此可以安安的瞑目在黃泉之下了。我好享快樂，我的魂兒，從此可以天天隨你的身邊伴着。我雖死，仍舊像生的一樣。現在一剎那間僅管是一剎那間，這不過是肉體上的說話，我們的精神呢？我們死後的魂兒呢？這可是永遠的不沒，永久的不沒呀！

英台 好！我現在想定了，我的心兒從此可以鎮定一些了。我決計，我決計姑且用一種虛偽的手段來服從他們，橫豎他們都是用虛偽的來欺我。這世界是虛偽的世界，不用一種虛偽的手段，是不能跑到我們光

明的樂園裏去的。我們只要看勢來用虛偽的手段，我想我就做了三從四德的女子也不妨。就在他們看我是已屈服的時侯，我可乘機逃脫去，去到我的理想中樂園裏去嘿。梁哥哥！你以為如何？你以為如何？我想這樣一來，也可以使他們覺悟些不少，他們也許懺悔不會再把我活活的去施我以殘酷的刑罰了。梁哥哥！你想這樣如何？這樣是如何？

山伯 對啦！對啦！你的目的是光明，你的計策是新穎。你這一來，是猛刺他們。使他們懺悔；是促醒我們，使大家起來，起來奮鬥，改造，……退倒那殘酷的，無人道的，老舊教制。使一般都能自由的達到他們的目的，不至于再受其壓制。我想世界將從此昇平美滿。喊聲可以從此減少，嚇聲可以從此完全消滅。那你去，去你的理想的樂園裏去，我可是佩服你了；或者你也

可陪我到你的地方去。

英台 去，去，去，我們再過幾天就去。

山伯 但我總想還要控告你的父親，因為你的父親太殘害我們了。現在我可不想，我想他是個「人」，人總有覺悟的靈感，懺悔的知覺，所以我不問他了。

英台 我想你控他也無益的，現在的社會是多大的冷酷。官僚嗎？也和父親們一樣，你莫認他們是我們的公證人，他們也是盡忠舊教制的玩古。他們知道兩性間的愛是什麼？他們簡單陳舊的腦海裏，只以為這就是姦夫私通姦婦，管什麼是「愛」不愛。「愛」是什麼？他們的字典裏是沒有的呀！他們的眼裏所感到的，「愛」就是「姦」，是大逆不道的行爲。呵，你去控告呀！你不失敗猶可，恐怕還要辦你是私通女子的罪律呢。

山伯 罪孽！罪孽！我幸起，我幸起，……

(梅香突自右曲徑上，山伯話即住口)

英台 (驚狀) 咳!梅香!你來該什麼?

梅香 我來告訴小姐。

英台 你幾時進來的!你聽見我們的話沒有?

梅香 我聽見，只聽見一點兒;大約是小姐對那位相公(以手指山伯)說的。

英台 好梅香!你可明白我的心地吧!我想你一定很透明的明白我的心的。

梅香 小姐!你放心!你盡量的放心!我服侍小姐好多年了，難道還不會知道你的心地嗎?你小姐的心地是清淨，你小姐的思想是光明。不瞞小姐說，因為我愛你，愛你有這般的心地和思想，所以我會服侍小姐，很願意的服侍小姐;總算到了現在，有好幾年了。我看見老相公和老太太是可惡的，我更看到你的嫂嫂是最可惡，為什麼自己一些不想想，願做人家的附屬品，誠心的去服從那種摧殘我們女性的

人權的三從四德。呵！呵！我不說了。——
小姐！我希望你諒我奴婢的說謊！

英台 咦！梅香！你說什麼話來？你的話是絕好的格言，你是我們的先覺者，我是很佩服你這番話，我將要引你的話做我的座右銘呢！

梅香 不敢……不敢……

山伯 什麼不敢？我在這裏暗暗的禱告，願上帝保佑你們，保佑你們成功！

（台後突然有一種老年人的咳嗽聲）

（山伯和英台，均驚嚇瞠目）

梅香 （忽然想到）哦！我來的原是報告給小姐聽，說老相公要來這裏散步，我是希望小姐避避他。（說話要很急促）

（咳嗽聲漸近）

英台 他來了！他來了！我們到別的地方去吧！
討厭和他來計較……

（相率向左面下，幕忽閉。嗽聲尚可聽到，還聞「你們到那裏去？」的一句話。）



第 三 幕



登場人物：

祝英台 梁山伯 馬文才 張大 李四 何貴

地點：

鄞縣西胡橋鎮相近

時間：

與第二幕第二場相隔二星期

佈景：

鄉村荒野的景緻，樹木疏枝，冢墓疊疊，悽慘寂寞。路旁一新墳，有石碑題「山伯梁公之墓」六字，「山伯梁公」稍寫右邊，用紅色寫。

閉幕時，張大和李四，緩吞吞地自右上，肩都背着耜頭，頭都戴着蓑帽。張大背上還插一根旱烟管。

- 李四 (走近新墳處，不禁驚奇) 咦！這是那個死了！前幾天我來還沒有呢！
- 張大 哩！你還不知道嗎？
- 李四 什麼一回事？
- 張大 你這笨貨，難道你住在家裏，一些也不出來打聽打聽現在的新消息？
- 李四 張老兄！我真的不知道。什麼事？煩你告訴我吧！
- 張大 真笨貨！連這些已經流遍全天下的大消息，也會沒知沒覺。你有沒有到過胡橋鎮？(說時以手指點)
- 李四 胡橋鎮我是老去的，買小菜去，買家用東西也去；不過這幾天倒沒有去過。
- 張大 正是你這幾天不去錯。
- 李白 張老兄，那你告訴我吧！這回事請你不要賣秘訣了。
- 張大 告訴就告訴，我並沒說要向你賣秘訣；不過你至少關於鄉間上的消息，要打聽打

聽，也好看看現在時勢是怎樣了。

李四 你說吧！這些囉哩嚕噲的話不要說吧！

張大 慢—慢，坐下來再說。（就坐在新墳面前，背靠着墳碑，伸手拔出烟管抽烟）

李四 （也坐下，見張抽烟，也從袋裏摸出一枝香烟來抽）
說吧！張老兄！此刻還沒有近午，回家去還有許多時候呢！

張大 咳！你倒吸起香烟來，這起碼要半角小洋一盒呵。（故意遲延不說，實在想吸他的香烟。）

李四 是，是，張老兄，我就送你吸一枝吧！不過你就要說給我聽。（即從袋裏摸出一枝給張大）

張大 （將旱烟管仍插在背後，換吸香烟。）好，好，我就說：你不曉得嗎？那個死的就是梁山伯，文理很好哩！

李四 咳！梁山伯，不是在杭州讀書的一個嗎？

張大 是，不錯，他從少就到杭州去攻書。

李四 那後來難道急病急死嗎？不錯，今年喉痧是很厲害呀！

- 張大 唉！不是，不是，那裏會生喉痧，急病，想思病咯！
- 李四 咦！他家裏也不是輕飄門第，他的父親聽說也做過官的，難道也會做出這種下流敗風倒楣的醜事來？
- 張大 現在還有啥話，他到杭州去攻書，竟會攻進了一位想思人。
- 李四 我想讀書是攻文理的，難道攻這一條路，我不相信是有的。
- 張大 現在世界，還有什麼不什麼。愈其是說真實的人反而是虛偽的。真的不過是他的口頭禪，心裏却是偽的多。
- 李四 那末，你可知道那個被他想着的是叫誰？
- 張大 這個嗎？說起來却也出於頭銜很深的門第家裏。你不知在這裏過去些祝家渡的祝公遠老爺嗎？
- 李四 曉得，曉得。
- 張大 就是他的女兒祝英台。

李四 噢！好極！好極！兩家都是威兒闊子的人家，竟會鬧出這種傷風敗俗的醜事來，我想他們兩個老頭兒，不是要悔死嗎？

張大 那兩個老頭兒，自然是要悔死的。不過梁家那個色鬼已經死了，祝家老頭兒已打聽着實嫁給馬家了。我想此事都已和平解決，兩個老兒的氣也透完了，恐怕還有十年一個呢！（一笑）

李四 咳！咳！我想得真奇怪煞了，時勢是變了，真的變了。這種事情，竟爲出之於富貧門第，而且還是讀書明理的人們。時勢是變了，真的大變了。

張大 怪老先生們要說「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話了。我想這樣事情如果一蔓延，天下恐怕要造反呢！

李四 是啦！如果老先生們都一死，那愈其無人主持風化，天下不是要變做姦逆不道的世界嗎？造反是一定無可省的。

張大 我想一造反，明幹的人出來，先要殺完那般大逆不道的人們。

李四 對啦？殺完，殺完。但我也奇怪，難道教他們攻書的先生們，不講理道給他們聽？所以他們會幹出這種事情來。

張大 這——這我想做他們先生的，斷不會糊塗到這般地步，都是他們自己弄出來的。

李四 那末，我想起還是像我們兒子沒讀書好，可以好平平過去。

張大 那也不能說讀書是不好，究竟讀了書，總比我們通理得多。不過像現在的讀書人比不得從前學得規矩，實在是現在太開放了。

李四 爲什麼是太開放？

張大 不開放，我想必不至於鬧出這種醜事來。

李四 這倒不錯，但是一部分也是人心關係。那位姓梁的，恐怕是色鬼投胎，他前生一定沒娶過妻的孤老。

張大 但是今生也仍歸如此呢！他看想，仍舊是一樣沒結果，還遺下一段醜史，污他的父母，敗他的門楣，好一個「大逆不道，天不容誅」的人兒呀！

李四 害煞！害煞！張老兄！我想一個人家，出了這樣的不肖子，恐怕「風水」也要變了。

張大 是呀！「風水」那會不變，風水一變，一個人家就要衰敗了。

（何貴忽忽向左上，上前與他們打了招呼，張大李四都呆然）

何貴 張大兄！李四兄！你們難道忘記我了？

張大 （仔細的對何貴看了一會，向李四問。）咳！那是誰？我倒記不起來。

李四 （也仔細向何貴瞧了一會）咳！

何貴 我就是何貴啦！記得好幾年前曾經和你們在城裏華新工廠做個工的，我們都是老朋友呢。

張大 啞！記得，記得，原來是你——

李四 何貴！那你現在去那裏做工？

何貴 我總算幸起，自從華新工廠走出後，我隔壁的王媽真好，她就薦我到馬府當差，月薪比前來得多呢！（也坐下）

李四 那你今天到那裏去？

何貴 我本來是陪少爺上祝家渡去，走到這裏我聽得你們在談話，口音聽來，似乎有些相熟，所以我就奔來看看你們，一認來還是你（對李四）和他。（對張大）

張大 是也，大家都是老友，有機會總要會會的。

李四 我們都是貧苦急逼的人，唉！我們天天只做金錢的奴隸，誠誠懇懇的屈服牠的命令，我們都是爲了牠，把父母拋了，把妻子棄了，連把朋友分了。唉！你想我們是多麼苦呀！何貴！你想是不是？我們一切的幸福，都給那般有錢人家所奪去了。

何貴 是呀！他們有親子的團聚，夫妻的共處，

朋友的會晤，我們簡直連這些的權利也被他們奪去了。今天總算是僥倖，得和你們兩位會面。

張大 說到這層，我倒記起一回傷心事來，我家隔壁的張老爺，竟因酒醉怒撻死了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婢，你想，不但像你們說的幸福，權利，簡直我們的生命，也在他們的掌握中了。直接的就叫你們死，間接的他們用金錢來逼你們。可怕呀！我們下等人的生命。我想還比不上牛馬，牠們一年到頭總管還有幾天可以休息，安安的有主人給牠吃，給牠住，我們不說一年到頭，就是一天到晚，也不能安安偷過不去做苦工，不做，就可聽到一種嘲罵聲，什麼「我不是叫你們來吃白飯」，還有什麼什麼；甚之就把你息脫，那就是間接的來逼你命了。

李四 苦，苦，我不知道幾時好出頭了！

張大 今生可以休想，來生吧！你想我們今天，總算天還只一些亮就起來，到這時好到這裏行人稀少的地方，偷偷的來休息一會。否則，工作不做足，又要吃眼前虧了。

何貴 唉！苦，苦。張大兄，我們不來談起吧！我們如果這樣想去，一天到晚，只有哭可以安慰我們了。我以為不如從快樂的事情來談談，來隱沒這個「苦」在我們的腦裏，我們固然肉體上是苦的，是做他們的掌中物；可是精神上，他們總不能再來侵奪了。我們心裏只要時時的想着快樂，你的妻，就會到你的面前來談話了；你的孩兒，也會到你的身畔來呼你爸爸了；你平日要想到樂園裏去逛遊，一種優麗的景緻，也立現在你的目前了；名勝處的重山疊崗，湖水一碧的景緻，也會在你面前顯見了；……這種的快樂我想他們總無論什麼方法也不能侵去的。

李四 唔！這倒是真的快樂，我想實際的快樂每每敵不過理想的。譬如我們在這裏，想起家鄉的風景是多麼令人可愛呀！但是真到了那邊，不覺得是可愛，有時反要討厭哩！這時想一座山的風景，是多少的蒼翠和崢嶸呀！但竟一到那邊，荒草莽莽，巖險峰峻，覺得可討厭極了。所以我說，理想的快樂是真的快樂呀！

張大 好！你們想得好！

（沉默一息）

（輕輕能聽到一種鼓樂喧嘩的聲音）

張大 （聽到）咳！這是什麼聲音？那邊又是什麼事情鬧禍？

何貴 哦！我倒和你談談話忘記了，可說一件喜事，今天是我家少爺迎親結婚呀！

李四 原來如此。

何貴 我去了，我上前去迎少爺，因為少爺叫我在這裏等一等。我去了。

(何貴忽忽向右下)

張大 他少爺那個?

李四 可不是嗎?他說姓馬。

張大 我早忘記了。

(此時鼓樂之聲愈響得近來)

李四 好，好，我們起來看看看。

(張大，李四，都起來，立住足，掉頭望右面的鼓樂聲)

李四 看啊!看啊!前面來了一陣人。(以指指右面)

張大 唔!有，有。

(鼓樂聲更近，台上燈光忽滅，惟後台須用淡綠色的燈光透來。兩人驚奇，相率奔下。)

(祝英台和梅香自右用短步奔上)

梅香 到了!到了!小姐!那邊不是梁相公的新墓嗎?(以手指墓)

英台 唔!唔!好梅香，你快引我去!

(兩人走了一會。英台跪在墓前，梅香亦跪)

英台 哥哥呀!我害你!我害你!我害你爲我而

捐身。固然像你說，你只要得到一剎那間的「愛」，就死也甘心。但是我可那樣的對你得住呢！我可那樣對你得住呢！我的心早已是你了！我的心早已和你的心溶化在一起了！我所要做的事情是已告畢了！我的愛神已笑迷迷對我的說過，你好去了，你的機會到了。咳！哥哥呀！這愛神是不是就是你的使者，你今天可允來迎我嗎？我是無論如何，今天要你的地方來了，也是要到我的樂園裏去了。我想你一定能夠允許我這個的請求吧！唉！你允許我吧！你快些允許我吧！我是有喪盡良心的劊子手押我出來呀！我是用誘計的騙他逃來！他恐怕現在是知道被欺了，他在後面是趕快的追來呢！是像電一般的追來呀！

(台後頓開嘈雜之聲) 快！……快！……我底哥哥呀！……你快救……救我從劊子手

裏脫下來的你的妹妹呀！……

（突然台後淡綠的燈光也滅，雷聲大作，台前時亮燈光，算作電閃。霹靂一聲，墓頓開，山伯自內跳出，抱住英台，相見下淚）

山伯 我愛呀！我來救你，我們同到光明的世界裏去吧！

（兩人投入墓內，墓即合。）

（台前燈光忽全明。梅香倒臥墓前，馬文才向右趕上）

文才 （見梅香誤認爲英台）咳！我的愛妻呀！你爲什麼倒在這裏？（即向前拉梅香）你起來！你快的起來呀！

梅香 （起來）唉！小姐呢！（週顧不見，下淚。）

文才 我底愛呀！你還哭什麼？你現在有了我的丈夫了，你還哭做什麼？我們快去吧！快去吧！

梅香 （見是馬文才）噲！呸！你好一個喪盡良心的人，你還說這種的醜語。你不知道我的

小姐，爲你而犧牲了！爲你而枉賣她的生命。你這種醜的東西！你這個像骯髒裏出來的蠕虫還醜的醜東西！你比猛獸還兇，像豺狼般的兇得不是人羣中所有的沒良心的人兒呀！你可知道，結婚不是一件馬虎的事情，不是一件隨便的事情。你以爲只要看中了你的心意就可以嗎？你以爲只要你歡喜她就可以嗎？你以爲恃自己家裏有財勢就可以嗎？你以爲自己有滿腹的文章就可以嗎？可以嗎？可以嗎？你這種的舉動，是下流人的強姦，無智識野獸的亂交。是天所容誅！地不容存！夫妻呀！是兩性間愛的結晶。你可想，你可想你自己，有沒有和我小姐發生過愛，你敢來強娶嗎？你敢來搶親嗎？你是人間的猛獸，你是極卑鄙極野蠻下等的猛獸。你還想恃威嗎？我替你醜煞。醜煞的東西呀！你現在不要再妄想了！你不要再施行你

的醜威了！我不願再和你多談，我忍不耐和你來談話，我去了。（即向左下）

文才 唉！我覺悟了！我清醒了！可愛可尊的人兒啊！我敬敬的對你一揖（向梅香去處長揖）你給我一個好教訓，是極好的一個好教訓。我不知世界上像我一般的人，不知有多少多少，都像我昏昏沉沉，都像我朦朧懂懂，那知道婚姻是愛的結晶？那知道夫婦是戀的果品？都以為父親替我娶我就娶，都以為母親替我結我就結。甘心受人家的指揮，甚願受禮教的束縛。唉！我枉做了一個人，我自己現在也覺是醜了是羞了。我生還何用，反使多了一個宇宙間無用的東西。我將大呼一聲萬惡的舊教制呀！你害人非淺！我總算被你欺騙了二十多年，默默的在你們獄裏。我真的是愚笨，呆傻，沒知沒覺的，真不知你們給我痛苦還是快樂。我現在驚醒了，我從此可

以脫離你們到我的快樂地方去了。(轉身跪在墓前)英台姊姊啊！我委曲你，我得罪你，但是你們也確是這樣的可以滿足你們的快樂，在這裏恐怕是不能達到你們百萬分之一的願望，我現在也到你們的地方來了，你可引我到你們的樂園——憩嗎？(即撞碑死)

(墳中突然飛出一雙蝴蝶，隨風作舞，幕漸閉。)